

767.3

82.2
4430
2

蕭 軍 著

过去的年代

下 册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第
五
部

三六 長春城

長春城並算不得什麼一座美麗的城，人們也並不是爲了尋求美麗或者享受美麗，纔特意遙遠地離開自己所生長、所熟悉的鄉村或城市，來訪問它、投奔它，甚至於來到這裏居住——這祇是爲了在這裏生活得比較容易些。

因爲它幾乎佔據着我國東北部大平原上的中心地，也就是北滿洲農產物集中的大倉庫，它被南滿、中東、吉長三條鐵路集中着。這些鐵路儼然是三條巨大的吸管，它們從這城市吸去各地所需要的糧食以及其他，又帶回這城市所需要的各樣東西。各帝國主義侵略的各種力量也就從這吸管內外輸入着。它又是北滿洲和南滿洲實際上的分界點，國際間——主要是日本和革命前的俄國——爭奪的軍事要點和市場，因此它就被重視、被繁榮着了。經過了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以後，俄國遭了失敗，日本帝國主義就更毫無忌憚地開展了它底滿洲殖民政策和各種侵略政策，無孔不入地激進着。

一千九百十幾年春天中的一個早晨，一長串滿滿裝載着由山東、河南、直隸……各地移來的難民的四輪馬車，又沿着「南滿車站」那條寬闊平坦長長直直的柏油馬路，向「中國地界」城裏的方面奔跑下來了。駕車馬們瘋狂地噴吐着雪白色的霧氣和口沫，激怒地抖擻着鬃毛，在那清亮的細碎的馬蹄和車輪一片交響的聲音裏面，每一個車夫也從座位上站起來，暴亂地搖着鞭子，大聲地吆喝着牲口，笑叫着和自己競賽者們賭着速度。他們似乎已經忘了車上還裝載着那樣多的人和物，這倒

像在跑馬場上作着奪錦標的競賽了。

車上，那些浮着一層黃土色的人們——有凍結着鬍鬚的老人，戴着虎頭式紅色風帽的孩子，蝎子尾巴似的翹着髮髻的女人，蒙着頭布的壯年男人們……是那樣木然地緊緊把持着自己底位置或身上雜色的包裹，任着這「命運的車」在奔跑……

一些雙馬的馬車因為速度快，競爭着已經滾過了那中日分界的一條白色的大石橋，向對面那條陡然狹窄起來和有着上斜坡度的馬路開始了較緩慢的行進，這時候一輛單馬的馬車也跟着出現了。因為這車沒有橡皮輪帶，因此那破落的輪軋聲就特別清明，加上那瘦小而又跛着一隻脚的赭紅色的老馬，這就顯得特別寒儉。這車夫的樣子也似乎是睡着了，鞭子插在身邊，兩條馬韁鬆弛地掛在他那對袖起來的手臂上。因了他那帽子戴得過度低下——幾乎壓到眼睛——和那聳立起來的山羊皮的大衣領子，這人的臉是不容易被看到的，祇是從那時時噓出來的白色氣息和偶爾向那馬斥責地喊一兩聲，人纔知道他還是清醒着的——並沒有睡着。

『這就是啦——永生店。』當這單馬馬車也照樣拖過那橋，艱難地爬上到城裏這條凹凹凸凸的長坡馬路，在距離那橋南頭約有一里路左右地方一家小旅館的門前，它終於緩緩地簸蕩地勝利似的停下來，車夫指一指這小旅館門額上一塊黑地白字的小匾額，回頭來向他底乘客說了——這乘客是一個臉頰削瘦得像個猿猴似的小老人，一隻眼睛深陷在眼盂裏乾癟了，他正用着那另一隻小眼睛把那匾額看了一會，又把手裏的一張紙條樣的東西看了一下，纔回問着說：

『這就是七馬路嗎？』

『那匾上不是還寫着「長春七馬路永生店」麼？』車夫有些不耐煩了，他從鬍子和領子止抓了

一把溶解着的小冰條扔到地上去。這老人給了車錢，也就不再多說什麼，從車坐位裏提起一個小行李，小心地把那掖在行李外面的一具二弦胡琴順理了一下，腳步有點不自然和僵直的樣子，就一直走向那小旅館底門前。

關於林青要來的消息，汪大辮子本來早就從信中知道了的。他幾乎每天當靠近黃昏或早晨這般的時候，就在這小旅館門前，一面大聲地招攬着將將從火車上下來的那些難民客人；一面也鼓盪着自己緊張的心，在等待這老人。近乎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他每天接待到的却都是一些陌生的和自己鄉土的聲音完全不同的客人，不獨沒有林青，連凌河村底一個什麼人影也沒有。他漸漸感到了倦怠和冷淡，他懷疑着這老人也許是病倒了，也許是不來了，也許是被火車載過站了……但他知道林青曾說過在年輕的時候是曾經在這個城裏流浪過的——這後面的猜測當然是不可能。今天，他剛把一批客人安置到後面的客房裏去，還想到門外看一看是不是還能够招呼到一批客人，忽然門扇響了一聲，一個灰色的影子似的矮小的人形竟悄然地出現在他底面前。

「老客，辛苦啦！請到後面吧……」爲了面迎着陽光，汪大辮子一時認不清這來人的面貌，從那揹着包裹的樣子，他是敢於斷定這應該是一個單身的客人了。

「是我呀——大辮子……」這人影清朗的聲音使大辮子吃驚了，——在這城市裏除開自己的家屬和林榮全家，誰還知道他叫汪大辮子呢？他吃驚地睜起兩隻眼睛，搔了一下額頭，正在努力地要認清這呼喊他底人。

「不認識了嗎？是我……」

在這聲音將將落了下去，汪大辮子已經撲過來了，急切地他尋不出恰當的語句，祇是瞪着兩隻要爆破了似的大眼睛，兩隻手緊緊地抓住那老人瘦削的肩膀頭搖着：

『你這老怪物，怎麼今天纔到啊？我每天幾乎要盼穿了眼睛……在門口等着你呀！……』

『早到，晚到，早晚總要到吧……』汪大辮子接過去林青的行李放向一邊，林青伸手把辮子上脫落下來的一條冰溜從領子裏掏出來摔在了地上，微笑着說，『這裏底天氣還是這樣冷哪！從天氣上看，這倒還像是若干年前，可是這城的樣子却完全不同啦！早先這地方，』他向門外指了一下，『我記得是一片荒場，祇是埋着一些死人的坟……如今想不到活人却把死人踏在腳底下了。……』他一半像回憶又像是慨嘆似的竟述說起若干年前他經過時，這城底面貌和情景，『我記得，這城底東面是有一條河的，如今還有嗎？』這却使汪大辮子不能回答了。他雖然來到這城已經度過了半個年，但他却是一隻蹬輪盤的小田鼠似的，並不知道這輪盤以外的天地，他也沒有這願望。他被一種什麼眼不見的力量威嚇着，控制着，除非不得已，他決不願從這狹小的籠子裏探出腦袋，或者把自己底腳去踏到一條陌生的街。他預感到這城市裏每一步全似乎埋藏着一種不可測的災害！更是那些屬於日本租界——頭道溝——底市街。從傳說裏他知道那裏是常常發生着災害的故事的。至於林青所提到這城東的那條河，根本他就沒聽說過。

『林老叔……你怎麼一到這裏就像回到自己底家那樣發生着趣味呀？——有工夫再扯這些事吧，我們應該先吃喝點什麼啦……』

他們一齊大笑了。

這城底東邊，確實是有着一條河的。它是屬於松花江底一條支流，名叫伊通河。除開冬季，這河是整年渾濁着，像一條寒愴的蚯蚓，在那沿岸缺着樹木的河床裏懶懶地爬着自己底路。如果遇到連綿的雨天，它也會激怒一番，泛濫一番……但這時間經過並不長久，仍然又回復了原先那懶懶的樣子。因為它底沿岸沒有什麼可以借水利運送的，加上它本身又存在着很多的沙洲和淺灘，在平常就不容易看到徑行的船舶。除開冬天人們從它那裏鑿取一些冰塊貯藏起來，預備夏天製作冰淇淋、冰藏箱的用途而外，它對於這座城底存在似乎再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可是林青還記得它，因為若干年前，他曾經在這條河邊度過一個夏天。那時候這河還是寬闊的，深湛的，似乎也沒有現在這樣渾濁，兩邊岸上還有一眼望不到邊際的灌木林、葦草塘，成羣的野鴨子，各色各樣的吃魚鳥，兩岸上隨處搭着捕魚人們架在空中的「窩舖」……那時候林青正幫着一個老人捕魚，一天那老人臥病死了，他纔沿了大路流浪去吉林城。

自從這城市的人口增多了，有些從城裏運出的垃圾傾倒裏面去或堆到沿岸來，這河流就一天一天地狹細和寒愴起來。河岸上的灌木林被人們殘酷地砍伐着，一天比一天稀疏了，河水也一天比一天渾濁了，它底樣子也就一天比一天變得愚蠢而平凡。那些捕魚人們的「窩舖」不見了，食魚鳥們也不見了，如今出現在它東岸一帶是「吉長車站」和附帶的一些車站工廠。西岸是一些破落古舊的鄉村，和每天在建着的第二愛民村——人們叫溜了嘴就叫成「難民村」——事實這却也確是爲了幾年來不斷移來的難民們而預備的，因為城市裏再沒有合適的地域容納這些建築了，它們就被選定在這河邊。這裏的居民，除開接連地移來的難民而外，原有的是一些燒磚瓦的窯民們和鐵路上一些小散工們底家。最近因為城裏要重新開闢路基了，那原來第一愛民村也準備開始向這面遷移了。

林青和汪大辦子底家是居住在第一愛民村，那是位置在劃分中日交界一條排流污水小河下游的南岸。原先本是一片荒涼的坎場，後來又由煤渣和大量的垃圾堆積着，在平常那上面滾爬着一些雜色斑點似的拾荒的孩子們和一些尋食的野狗，如今這裏却由木板皮建築起一些規矩的小房，它們每天被形形色色的人們充塞着；每天那些小房也在增多，幾年來它居然是一所幾乎被這城中一般人們所知道有名的愛民村了。

這村底西端是靠近一條粗糙的大馬路。因為它是專為行走一些運載重載雙輪鐵輪帶大車們用的，它就不被修飾了。那路面簡直是由一連串高高低低的小丘谷組成着的，當那些無載的空車子堅硬的鐵輪和石塊咬噬着，磕碰着的時候，就發出一種可怕的空曠的響聲，震響着這遠遠近近。但久了，人們也就忽略了它……

通過一條寬大堅實の木橋，緊靠着河北岸馬路口底第一批灰色的建築物，那是日本人經營的一家火柴工廠——這愛民村的一些孩子們，就大部分在這裏面工作着。

幾天過去了，就在這幾天中林青幾乎走遍了這城市底每條大小街道，也去過那條河。他到處尋找着二十年前底遺跡，但除開一些偶爾遺下的幾個城門樓子而外，對於他幾乎一切全像是重新安置起來的樣子。這座平庸古老的城，已經一條春天的蛇似的蛻去了那冬眠的皮甲，開始了新的外觀和生活了。

林榮已經不再作縫破鞋的生意，他弄到了一點錢又加上自己一些積蓄，竟在那條排流污水的小河——綽號『陰陽河』較上游的北岸，開了一座俄國式的小酒館，這是專為附近一些建築工人們預

備的。這房子是長方形，用一些板皮之類匆匆忙忙搭造起來的。他把中間又用木板隔成一個上字，這樣就可以成爲三間小屋子。上字頂最寬闊的一間是酒客們飲食的地方，另外兩間，一間作爲這酒館的灶頭，一間就作了林榮一家四口的窠。林榮算爲老板兼堂倌，林榮底老婆佛民娜算爲廚師。最近他們正計劃着要添一個助手，但這問題夫妻們還在爭執着，這是因爲林青底到來。林榮是不想叫老子參加這店裏來，老婆的意見却要林青來替代林榮，丈夫有時間仍然可以出去做一做縫皮鞋的生意，這樣，生活得就會更容易些。

「你知道，他是我底爹呀！……我們中國人是尊敬爹的啦，他怎麼能在我們的酒館裏做堂倌呢？這人家要笑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比你們外國人……」林榮並不直截提出自己不樂意再去作縫破鞋的意見，他用這理由反駁着老婆。

「這是爲了工作，爲了大家生活得好一點呀。工作並不能降低了人底身分啊？我不懂得爲什麼你們中國人會把工作的人看成卑賤，把不工作的人看成高貴的理由……」

林榮雖然有時候喜歡狡猾一番，弄點小聰明……但每次事件底結果，也還總是依了老婆。因爲這女人是那般直截、固執……總是要把丈夫一隻小老鼠似的降伏在自己底意志下面。

「隨你的便吧……你自己去和他商量吧……」

無論什麼事，林榮總是不要它們堆在自己的肩膀頭上的，他總是儘可能想盡所有的方法把自己從任何可能的責任底壓抑下解脫出來，輕輕地讓自己溜開着。但這一回他却沒成功。

「他是你底老子，爲什麼你不能够說？」

「我底老子也就是你底老子……」林榮半玩笑地說。

『這不是我們俄國人的習慣……』

『你是嫁了中國人哪……就要學中國人的習慣。中國人可以打他兒子底老婆像打自己兒子一般……』

佛民娜底眼睛開始睜大了，她吃驚地認真地望着丈夫，扭着自己的手斬截地說：

『這不能……我說……這不能……』

林榮覺得自己勝利了，他就點起煙斗去抽煙，小眼睛半閉起來悠閒地笑着。結果還是由林榮答應和父親來商量。

林青是不常到兒子底酒館來的。從到了這城市以後，他祇到這裏來過三兩次。他覺得不獨和那黃頭髮的外國兒媳婦有着隔閡，就是對於林榮也好像是存在着某種程度的距離，兩個人竟像兄弟或者朋友一般地談着話，是那樣的有禮和客氣地各人控制着自己的言語和感情。但林青對於兒子的那兩個孩子，却暗暗地有着一種愛戀。那孩子是既不像父親也不完全像母親，他們底頭髮和眼珠已經變成棕色的了，他們底言語也是夾七夾八的不精純。但從最小的一個鼻子上，林青似乎看到了自己底一些遺留——那是具有着尖尖的一隻敏感而發紅的小鼻頭。孩子們對於這新來的『爺爺』是生疏而懷疑的。雖然林青幾次也想要去摸一摸他們，但這兩隻頑皮的小狗却彼此驚愕地望一望，咕嚕着跑開了。這使林青父子們都全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尷尬——更是林榮——彼此笑一笑。雖然林榮用着俄國話帶着斥責味地企圖喚回他們來，但孩子却笑着、跳着，最終是跑得無影無踪。

林青却每天要到汪大辮子底店房裏來一趟。他看着那些每天從車站上下來的各色難民。有時候這難民客人們過多了，汪大辮子就前前後後地跑着指揮着一些伙計們，有時也斥責着，額頭上滾着

大顆的汗珠子……林青覺得汪大辮子似乎也完全變成了兩個人，在凌河村那種遲鈍的慙慙的動作，以及在獄裏那失神落魄的神情，從這人身上竟完全看不到一點痕跡了。他竟像從來就是做這個小旅館的眼房而生活過來的一般。

『大辮子，你倒真像個商人了。』一天夜裏，一切旅客全安置好了以後，在大辮子眼房裏，兩個人吃着燒酒，林青笑着一隻眼睛稱讚着大辮子說。

『好老叔，人總得到什麼地方唱什麼曲啊！那就是說：「到那山砍那裏柴；到那河就脫那裏鞋。」……若不，人就得餓死！……』汪大辮子如今說話也顯得老到、精明和滑溜了，也不像在凌河村那般動不動就和別人爭吵到臉紅脖子粗。

『我爲自己尋到一個生活的買賣——我要賣胡琴度日子了。』這樣幾天功夫，這個小老人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城市裏，竟能給自己尋到了一條生活的道路，這却使汪大辮子感到一點吃驚。因爲他到這小旅館裏來做眼房還是林榮的薦舉。就是敢於到這城裏來，如果沒有林榮燈塔似的在前面指引着，他也決不肯把自己生活底船就開到這樣一片無邊無底對於自己完全是生疏的海洋裏來。他寧可一生滾爬在那凌河村的泥溝裏，在他以爲，即使船碎了，也祇是落在那泥溝，他還可以僥倖爬到岸上去，或者遇到熟識的人也還能够盼望他們伸出一隻救援的手！在這樣地方怎能成呢？祇要一個小小的風旋或是波浪以至於自己一失腳，那麼，自己的全家就會全部被沉沒得無影無踪，還不等呼喊救一聲，或者透一口臨終的呼吸……就完結了。

他是默默地懷抱着這樣恐懼的心情投到這城市裏來生活到現在的。雖然他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半年，但他每天都是抱着一種生活在雲霧裏似的心情度着這匆匆忙忙的日月。他離開自己那破落的幾

間房屋，十幾畝不高明的田地，以至於那圍槍、那村莊，連那狐皮帽……他如今覺得自己完全是一隻失了觸鬚和甲殼的龍蝦，一條失了自己母水的泥鰱，是赤裸裸地毫無自信和保衛自己的能力被拋擲在這樣一個雜亂無情的人生市場上來了。因此他對於那凌河村的一切，竟興起了一種夢似的懷戀！但他却不敢把這懷戀向翠屏訴說的。正相反，這女人似乎已經完全忘懷了過去那些生活底記憶，她竟每天那樣認真地生活着，早晨還在閃亮着滿天星，她就督促着孩子們爬起來，帶上乾糧到火柴工廠去上工。接着自己也就草草吃喝一番，包起頭布，到糧堆棧裏去迎接自己那縫麻袋的工作。夜間總是帶着一身一臉的塵土趕回來。她從來不訴苦，也不傾吐或誇張自己的牢騷或疲乏！『這小老頭和翠屏一樣了，竟也像一隻最適宜生活在這裏的雀子啊！』汪大辯子不知是嫉妬、是羨慕，他看着林青這到處爲家一種平平安安的樣子，輕輕地喝着盃裏的酒，這竟激起了他一種要對什麼報復一下的感情，他竟試驗着要破壞一下這小老人這種平衡和信心了：

『我看你這生活的買賣，不會有多大出息啦——賣胡琴？誰每天是用胡琴當柴燒哪！』林青顯然並不爲汪大辯子這掃興的說法感到一點什麼沮喪或動搖，相反地他却狡猾地笑着，望了望大辯子那流着汗的大額頭，却近乎固執地解釋着自己底意見，順帶也輕輕地撥開了對方底看法和反駁的理由：

『這六七天裏，我幾乎跑遍了這城市每條街，也看遍了各樣討生活的買賣，我覺得祇有這一行纔是我預備的。我見過一些別的賣胡琴的，那是些不成樣子的東西啦，我要讓這城市處處聽到我林青胡琴的聲音，像在我們凌河村一般——這當然不會發財！也許不會像你這做賬房先生體面嘍！』

林青這僅是微微地一刺，汪大辮子脖臉便開始漲紅了，說話的聲音開始了結巴。

「林林……林老叔……我說……咱們是共過患難的老老爺們們……了，你還多多……多我……的心嗎？」

林青看到了對方撐出「免戰牌」，自己也馬上愉快地笑了。接着嚴正地解釋着：

「因為我喜歡這行道，人就應該從它要生活。你看我這祇有幾根瘦骨頭支撐着的身子，還瞎了一隻眼睛，不必說去做「捐夫」，就是去做搬磚頭的小工，人家全要踢開我……你說……」

「林榮不是說，讓你到他底酒館裏去幫忙嗎？」

汪大辮子這個不經意的襲擊，陡然使林青的臉色冷了下來，小腦袋低垂下去，用手裏一根筷子斬然地打了一下棹沿，又陡然地舉起來，小眼睛一隻釘似的盯着汪大辮子底眼睛，嚴肅地說：

「我不願意這樣——我願意人也鳥雀似的各人尋找自己的食，一直到他們再不能舉起自己的翅膀時為止——就死了吧。」

汪大辮子知道林青父子中間是有着一種看不到也說不出的隔障的。這隔障已經是存在了若干的年月，中間雖然經過了若干年月的離別，對於這隔障似乎也並沒能消除，相反地，近來像似還有着增加。這隔障似乎是在於父子倆靈魂的深深的地方，也好像從有了靈魂存在底那一天，這隔障就也存在着了。

「這樣也好哪！」汪大辮子不固執自己底意見了，並且還爲這辦法尋找着論證，「俗語說，「親戚遠來香，隔壁高打牆」……一家人也還是離開一點的好……比方我和翠屏，如今就不同了……」

「你們不吵嘴了？」林青本來是不樂意把談話觸到他和自己兒子中間的什麼題目上去，正好，

他就和汪大辮子轉談到了翠屏。這老人那將纔凝凍似的臉色又開始春天似的愉快着了。

提到了自己底家，這對於汪大辮子也確是一種喜悅，他開始帶着誇耀的激動，又述說起自己底老婆和孩子們：

『那大柱兒先不算，單說二柱兒這條小狗，他就全能够用自己底手餵飽自己底小肚子了。他每天一樣早同哥哥到火柴工廠裏去，晚上回來他就和哥哥比賽着那「領錢牌」……他一天已經能掙到快兩角錢啦……』爲了誇耀兒子，他竟忘了自己，激情地用一隻手爪連連地抓着前額，並且用自己做了陪襯，『看我吧，媽的，三十多歲了，每個月纔掙到十元錢……那些孩子們竟也能掙到這樣數目……可惜那工廠，他們祇要孩子却不要大人……這些日本人……』

林青對於汪大辮子這些事雖然聽過了有十遍，還是靜靜地聽着。他像是正在爲汪大辮子計算着每個月的收入、支出和積蓄：

『這樣算起來，連翠屏、孩子們再加上你底月錢，每個月總要有四十元錢左右的收入了？』

『總應該有這樣一個數目纔像樣子嘍！』汪大辮子自負地點一點那大腦袋。

『那麼去了每月房錢、飯錢……就算它十五元吧，每個月就能存下二十五元了。一月二十五元，一年就是……三百元……』林青陡然伸過那枯癯的小手在大辮子底肩頭上打了一下，而後把三個手指頭在對方底面前直直地伸展着，『記住！三百元哪！一年三百，十年三千……再待十年，你就是個財主了……對不對？……』

汪大辮子爲了林青這連珠式的演算，他感到滿意得有點要飛了，血流開始不安地在脈管裏加急地在流動，眼前泛起了一片朦朧的朝霞似的紅色的霧氣，從那紅色的霧氣後面，真的一疊疊白色的

圓滾滾琳琳瑯瑯響着的銀元向他滾來了。接着是一排排小寶塔似的堆疊在他底面前了，祇要一伸手他就能夠觸到它們了……

『大辮子……如果你真的積下了這樣多的錢，你怎樣處置它們哪？』

這却是個窘迫的題目，使汪大辮子不好意思了，他乾乾地咳嗽了兩聲，不能剋制地笑着說：

『這是夢啦……咱爺們這窮命根……怎能做這樣的夢哪？』在汪大辮子雖然口頭上謙遜地在說着這是夢，但他對於這樣的夢卻並不真正不信任的，相反地他甚至遠遠地深深地確信着這樣的夢會有真正用手摸觸到的一天。

『人固然不能太相信夢，可是也不能太把真正能夠到來的事情看輕了啊！我是喜歡夢的啦，我也有時候愛在夢裏使自己活得更有滋味些——這又是我的事了。我是要告訴你，人總應該用一個夢——不管是什麼樣的夢吧，隨你自己喜歡去製造它吧——在前面引導着自己的。這樣，你就能夠向前走得更有力量，更有趣味了……你應該有一個夢！』

汪大辮子看着林青那般認真地嚴肅地談說着關於夢底重要，他漸漸也感到了一種充實的平安了。那將緣湧起來的害羞的血液也輕輕地從頭臉上流落到平常的血管裏去了，他此刻再不能忍耐着不把自己的一連串的夢在林青面前傾吐出來了。在他還沒有傾吐這些夢之前，眼睛竟先浮起了一層晶亮亮的淚水似的光，顫動地把林青一隻枯瘦的小手緊緊地捏過自己那沁着汗水的手裏，聲音哽咽着，像被痰地阻礙着的樣子，起始是格格地吐着自己底聲音：

『好老叔！誰還沒有一個夢哪？連一頭蒼蠅我想牠全應該有一個夢吧？是不是？……』鬆開了林青底手，把額頭上那涼涼的幾顆大小不同的汗珠抹了開去，又順便把眼睛揉搓了一陣，使身子也

更傾向於棹對面的林青，掃清了嗓子，大眼睛向門外光溜溜地轉看了一下，防備有人偷聽去似的樣子，還把手掌遮在了嘴邊，『夢啊！不瞞你說，咱們是同過患難的是不是？你不能笑話我吧……若是我統統說出來……』

『人爲什麼應該耻笑人呢？』林青嚴肅地低下了眼睛說——自己吃了一杯酒。

『就是啦，人爲什麼應該耻笑人？我越來越知道凡是耻笑人的人，一定是一條沒見過風浪的泥鰍……比方……』他本來又要訴說過去自己底一些被耻笑的不平了。比方他從獄裏出來，一些青年人們在怎樣明明暗暗耻笑他底不剛強，不用幾鞭子就招認了一切的故事等等，但是他却不願意把話開到歧路上去，『……我過去也曾是……一條喜歡耻笑人的泥鰍……不瞞你說，老叔，那大獄它可真教訓了我！它把我教訓得如今像一頭禿尾巴的鵪鶉了，我總是溜溜地檢那不走人的道路悄悄地走着自己。並且喜歡獨自一個人尋找那有蔭蔽的地方……早先，你是知道，我總要一頭孔雀似的和別人競賽着自己的尾巴，總要像一顆最大的星星似的讓別人注意我，我把我底聰明和假裝的勇敢，總要滿滿地裝在自己的衣袋裏，像春天的種子似的祇要遇到有人的地方我就要想盡各種方法撒出來……誰要對於我有一點表示不在意的樣子，我會恨他要吸乾他底骨髓油……哪哈！』他猛然地把一盅酒慷慨地送進嘴裏去了，吃了一點酒菜，顯得十分激昂，『……老叔，你自己喝啊？爲什麼你值得那樣正正經經地聽着我呢？喝光了酒，我們就可以一同回去了。聽，外面這一陣馬車特別響得雜亂了，這是去趕夜車的……也許是去哈爾濱？……也許是去奉天？……人是每天這樣來來去去……誰也不知道他們是跑什麼……也許是他們全有自己一個夢吧？——你點頭，是贊成我的意思麼？再等一等……等巡警老爺查過店簿我們就可以走了……他們每天是要到旅客簿子上來畫一個字兒的，誰知道他們是查